

四
巧
說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四 巧 說

梅庵道人編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蕭欣橋

《四巧說》，題「吳中梅庵道人編輯」。無圖，亦無序。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清刊本，藏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現據戲曲所藏本影印。

本書為清初擬話本小說選集，收小說四篇，其中第一篇《補南陔》，第二篇《反蘆花》即《八洞天》第一、第二篇同名小說；第三篇《賽他山》即《照世杯》第一篇《七松園弄假成真》；第四篇《忠義報》即《八洞天》第七篇《勸匪躬》。選編者對入選各篇都作了程度不同的刪改，其中第三篇《賽他山》還改換了人名。

本書取名《四巧說》，因為四篇小說的故事情節都有一些巧合，這也可以視作這四篇小說藝術上的一個共同點。

四巧說目錄

補南咳

叔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屍七年逢活兒

第一段

聞凶信仰天號哭

第二段

被妒忌捨身出家

第三段

嚴擇婿路逢才子

第四段

奏軍功父子偕榮

第五段

清修院一家會合

第六段

認綉裙幼子活來

反蘆花

幻作合前妻為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

第一段

料事勢捨身投井

第二段

受厚恩甘愿續絃

第三段

逢好友頂名赴任

第四段

遇心哀命婦黃泉

第五段

托靈魂正言試探

第六段

現真形一家同歡

齊山

假傳書弄假反成真

暗贖身因暗竟說明

第一段

往山陰身受奇辱

第二段

赴揚州路遇名姝

第三段

細訪問青樓探病

第四段

巧分離院中買妓

第五段

暗問助才子得試

第六段

明說破夫婦團圓

忠義報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義感神夢賜內官醫

第一段

弄筆墨因詩得禍

第二段

受托孤真心保養

第三段

喜相逢談出情由

第四段

結婚姻夫反為妻

第五段

假陰陽蒙恩改正

第六段

平妖寇崇及先靈

目錄終

補南陔

吳中梅庵道人編輯

叔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片七年或活兒
詩曰新燕長成各自飛 巢中舊燕望空悲

燕悲不記為雛日 也有高飛捨母時

這首詩將白樂天咏燕古風一篇約成四句是勸人
行孝的常言養子方知父母恩人家養個兒子不知
費多少心力方得長成及至兒子長成往往反把父
母撇在一邊那時父母嘆怪他不孝却不思自己當
前何處

初爲子之時也曾蒙父母愛養正與今日我愛兒子一般我當日在父母面上未曾盡得孝道又何怪兒子今日這般待我所以白樂天借燕子爲喻嚴勸世人然雖如此也有心存孝念天不佐助的如臯魚所言子欲養而親不在又有父母未亡自己先死的不唯不能養親反遺親以無窮之痛如卜子夏爲哭子而喪明豈非人倫中極可悲之事如今符君卜說一喪父重逢亡兒復活的奇遇與列位聽話說宋仁宗時河北貝州城中有一秀才姓魯名翻字翔甫娶妻

石氏夫婦同庚十六歲舉鄉十七年即生一子取名
魯惠字思卿自小聰俊性格溫良事親能孝舅甥親
目教他讀書作文他過目成誦點頭會意年十二即
游庠入泮魯翔自己連走數科不第至兒子入泮時
他已二十九歲那年終中鄉榜明年幸喜辭隸在京
候選春選却選不着要等到秋選因京寓寂寞遂娶
一妾那妾姓咸名蕊娘美貌知書賦性賢淑有詞証
紅白非脂非粉短長難減難增等閒一咲十分春
撒下半天半韻停當身材可意溫柔性格消魂更

兼識字頗知文記室校書偏稱

魯翔甚是寵愛，到得秋選，除授廣西賓州上林縣知縣，領了文憑，帶了楚娘一同歸家。石氏見丈夫緣中進士，便要小夫人十分不樂，只因新進士娶妾，也美通例，不好禁得他。當下魯翔喚楚娘拜見夫人。楚娘極其恭謹，石氏口雖不語，心下好生不然。又聞他已有了三個月身孕，更添醋意，因問魯翔道：「你今上任，要帶家眷同行麼？」魯翔道：「彼處逼近廣南，今反賊懷智高正在那裡作亂，朝廷差安撫使楊岐到彼征討。」

不能平定。近日方另議秋青島安撫。未知可能奏效。
我今上任。不可拖帶家眷。只着幾個家人隨去。待太
平了。來接你們。龐石氏嘆道。我不去也罷。只是你即
心愛的人。若不同去。恐你放心不下。魯翔也嘆道。夫
人休取笑。妾見夫人便不是我心愛的。只指着楚娘
道。他有孕在身。縱然路上太平。也禁不得途中勞頓。
這句話。魯翔是無心之言。那知石氏却作有心之聽。
暗想道。原來他是護惜小妮子身孕。不捨得走路途。
跋涉。故連我也不肯帶去。却把這方不安靜來推托。

轉展尋思愈加恹恨。正是一妻無別話，有妾便生嫌。妻妾爭光處，方知說話難。魯翔却不理會得夫人之意，只顧收拾起身。那上林縣接官的衙役也到了。魯翔喚兩個家人跟隨一個中年的，叫做吳成。一個少年的，叫做沈忠。其餘腳夫數人，束了行李，催了車馬，與石氏楚娘作別出門。公乎魯惠直送父親至三十里外，方纔拜別。魯翔囑付道：「你在家好生侍奉母親，楚娘懷孕，教他好生調護。每事還須你用心看顧。」魯惠領命，自回。魯翔在路，曉行夜宿，行至廣西地界，只

見路人紛紛都說前面賊兵猖獗路上難走曾翔心中疑慮來到一館驛內喚驛丞來細問驛丞道目今懷智高作亂新任安撫狄爺領兵未到自廣西鈐轄使陳騭輕敵致敗賊兵乘勢搶掠前途甚是難行上任官員如何去得老爺不若稍停幾日等狄爺兵來隨軍而進方保無虞魯翔道我憑限嚴急那里等得狄爺兵到沉吟一回想出一計道我今改換衣粧扮作客商前去相機而行自然無事當晚歇了次日早起叫從人改粧易服只見家人吳成把帕子包着頭

在那里發顫行走不動。原來吳成本是中年人，不比沈忠少年精壯，禁不起風霜。因此忽然患病，管翔見他有病，不能隨行，即修書一封，并付些盤費，教他等病體畧痊，且先歸家。自己却扮作客商，命從人也改了粧束，起身望前而去。按下漫題，且說吳成拜別家主，領了家書，又在驛中住了一日。想公館內不便養病，只得找一客店住下。將息病體，不想一病月餘，病中聽得客店內往來行人傳說前路儂家賊兵，遇着客商殺的殺，擄的擄，凶惡異常。吳成聞說，好不替主

人擔憂到得病愈方欲回鄉忽有個從廣南來的客人說道今秋安撫被匪僥智高地方斬平前日被賊殺的人狄爺都着人掩其尸骸內有個赴任的知縣也被賊殺在柳州地方狄爺替他買棺安葬立一石碑記着里吳成驚問道可曉得是那一縣知縣姓甚名誰客人道我前日在那石碑邊過見上面寫的是姓魯其餘却不曾細看說罷客人去了吳成哭道這等說我主人已被害也又想客人既看不仔細或者別有個魯知縣不是我主人也不可知我今到彼探

一寔信終好奈身邊盤纏有限又因父病用去了些連回鄉的路費還恐不勾怎能前進尋思無計呆坐的坐着忽聽得有人叫道吳大叔你如何在此吳成抬頭一看原來那人也是一個宦家之僕叫道季信平日與吳成相識他主人是武官姓昌名期號漢周亦是貝州人現任柳州團練使當下吳成見是季信問他從何處來季信道我主人蒙狄安撫青目向在他軍中効用近日方回原任今着我回鄉迎接夫人小姐去故在此經過不想遇着你可憐你家曾爺遭

此大難你又怎地逃脫的。吳成大驚道：「我因路上染病，不曾隨主人去，適間聞主人凶信，未知真假，欲往前探看，又沒盤費，你從那邊來？」我正要問個定信，你今這般說，此信竟是真了。季信道：「你還不知麼？你主人被賊路在柳州界上，身邊帶有文憑，狄安撫查看明白，買棺安葬，立碑為記，好等你家來扶柩。碑上寫赴任遇害上林知縣魯翔墓。此我親眼見過，怎麼不真？」吳成聽罷，大哭道：「老爺呵！早知如此，前日依着驛丞言語，尋狄爺兵來同走也罷，為何冒險而行，致遭